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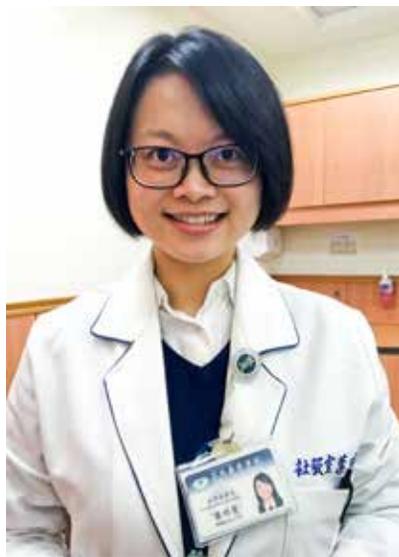
助人心聲 樂見新生

文／葉明慧 花蓮慈濟醫院社工師

從事助人工作者，時常透過個案有不同生命經驗的分享。許多遭逢疾病、意外等導致經濟、自理生活有困難者，期待透過協助，能度過危機進而恢復健康，我似乎也因此時常接收許多負能量與較為悲傷的情緒，但也有時受到因協助進而自立好轉的個案而感動不已。

某日，收到病房照會：「學姊，有一床二十四歲男性有看護需求，身邊僅有其年邁的祖母，請您們協助。」當時，心想怎麼會年紀那麼輕卻需要被照顧呢？至病房後，見阿慶（化名）全身無力、意識不清的臥床，一旁的祖母好生擔心，祖母說阿慶自國中畢業後，因家境關係無法繼續就學，就到北部從事美髮學徒，每個月薪水還會寄回花蓮供祖母生活費，實在是好孩子。但年初，阿慶發現自己罹患紅斑性狼瘡，因控制不佳，無法繼續工作，只好回到花蓮，這次因為在家發燒一週，才趕緊送醫院。

眼看阿慶需面臨中長期的照護，祖母又年邁瘦小，無法擔負照顧責任，我便著手找尋祖母口中不負責任的阿慶母親。原來，阿慶跟著媽媽改嫁，但媽媽又無擔起照顧家庭之責，使得媽媽與繼父及



葉明慧社工師看著阿慶的轉變，恢復了自立生活，開心獲致工作成就與價值感！

祖母關係不睦，爾後繼父往生，媽媽已多年至嘉義安身於某基金會，輾轉聯繫到阿慶母親後，請她來醫院探視阿慶。

鼓勵母親接續照顧 志工做婆媳溝通橋梁

來到醫院的母親對於阿慶的巨大轉變也感到震驚與難過，當和母親談到後續照顧的問題時，過慣自由生活的母親開始不願意留下來，只想為討生活返回

嘉義續做基金會提供販賣番薯的工作，說服母親留下的這條路暫時行不通。我只好開始找尋安置機構，但總想以阿慶年紀那麼輕即進入機構，是否就要這樣開始接受長期照護了？希望還有其他的辦法能夠幫助他。

此時，阿慶開始接受階段性的化療藥物治療，意識漸漸地恢復，但卻因長時間臥床導致了背部、足部開始出現壓瘡傷口，傷口深又大，每天除了承受藥物治療的不適，傷口換藥的疼痛及食慾不振等更導致阿慶身型、體力漸趨瘦弱，對於自己情緒的改變也很低落，時常不願意說話，僅以點頭搖頭表示，讓醫療團隊很是心疼。

慶幸阿慶一家原是慈濟基金會關懷戶，陪伴的訪視志工對於阿慶、祖母及

母親皆熟識，在志工的柔情與愛的勸說下，終於說服母親願意留下來照顧阿慶，同時志工也扮演著祖母與母親之間的溝通橋樑，緩解了「婆媳問題」，讓祖母同意母親與阿慶一同返回家中照顧，這實在是讓團隊安了很大的心，畢竟對於阿慶能在家同時復健及修補與母親的關係，正是我們所樂見的！

資源挹注解重擔 病情痊癒展歡顏

阿慶後續經過了一連串的療程，考量其需要一段時間的復原，我便協助他申請身心障礙證明，同時也請母親申請低收入戶資格，期待能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同時協助母親申請急難生活金，減輕她因照顧阿慶無法工作所造成的經濟

在志工的柔情與愛的勸說下，終於說服母親願意留下來照顧阿慶，同時志工也扮演著祖母與母親之間的溝通橋樑，緩解了「婆媳問題」。圖為慈濟基金會志工彭金英等人前往阿慶家中探望一景。圖／徐慧苓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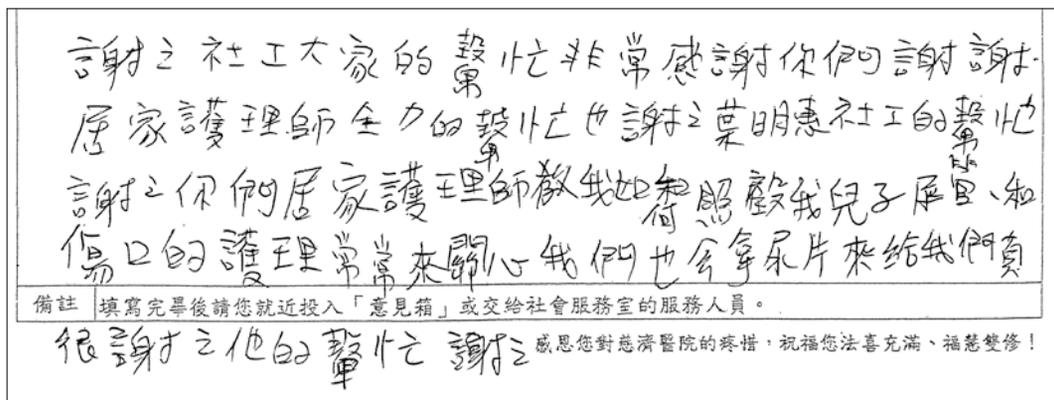


壓力，安定其心，且因母親有身心方面的問題，也特別叮嚀她需按時服藥與就診，才能有穩定的身心狀況可以繼續照顧阿慶，我更因此與母親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只要有照護壓力大或家庭發生了問題時，她都會來找我聊聊心事，我除了給予精神支持之外，也鼓勵母親勿忘照顧之責。

當阿慶的治療告一段落，可出院返家，考量其行動不便，想到剛好有善心大德捐贈了電動床，便立即轉贈予阿慶使用，方便母親在家中協助阿慶位移，並連結長照中心的居家服務，協助到宅沐浴，由於他有管路留置身上，另有本院的居家護理師定期到宅協助更換管路與傷口換藥，同時慈濟基金會也定期居家訪視，提供即時、必要的經濟協助，期待透過各項資源的進入，減輕母親照顧的壓力，也給予母親精神支持，以備長期抗戰。

八個多月後，在阿慶一次返診時，他精神奕奕的與我談話了近一小時，分享了自幼的成長經驗與這段時間對抗病魔的過程，可感受到阿慶如逢大病初癒般的喜悅與輕鬆，這也是阿慶第一次願意侃侃而談，可見到他的心情也開朗了許多。後幾個月，因阿慶低收通過了，就醫費用已免，並可搭乘復康巴士來院，就比較少來社服室找我談心。

某次，我與居家護理團隊談及阿慶近況，得知阿慶傷口幾乎已痊癒，且已不用倚賴助行器行走，身上留置的管路也已拔除，準備可以結案了。母親向團隊表示，待阿慶找到工作時，她也想回去嘉義看看老朋友，並回到嘉義生活，聽聞如此，心底真心替阿慶一家人感到欣慰與喜悅，看著阿慶的轉變，恢復了自立生活，繼續揮灑青春光彩，我想，這也是我的工作成就與價值感呢！



意見回饋單上，紀錄下阿慶母親對於花蓮慈院社工及居家護理師用心照護家人的感謝之情。圖／葉明慧提供